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鲁迅文学院 编

枸杞

阿克西·胡尔曼别克◎著

美术摄影出版社
电子音像出版社

247.5
2013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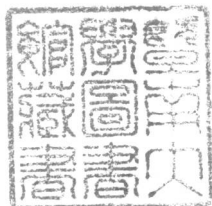
阅 览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鲁迅文学院 编

枸 杞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枸杞 /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2.6

(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)

ISBN 978-7-5469-2613-1

I. ①枸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8796 号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小说卷

枸杞 GOU QI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|
| 主 编 | 施战军 于文胜 |
| 责任编辑 | 张好好 张筱谨 |
| 特约编辑 | 郭 艳 邵 筐 |
| 封面设计 | 党 红 |
| 制 作 |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|
| 出版发行 |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|
| 地 址 |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|
| 邮 编 | 830011 电 话 0991-3773964 |
| 印 刷 |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mm × 1 230 mm 1/32 |
| 印 张 | 8 |
| 字 数 | 168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69-2613-1 |
| 定 价 | 23.90 元 |
-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店: 新疆旅游书店 (<http://xjdzxy.taobao.com>) 有售,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枸杞 / 1

黑马归去 / 36

天下谎言 / 102

波拉特没有想到他妻子生二胎会早产。这女人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超月近二十天，一点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，医生建议她做手术，可她怕动刀子，宁愿靠自己，医生就警告说，再不手术，孩子的胞衣就老化了。这样，她才住了医院，打了催产素，生下了大儿子。

波拉特实在觉得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。他下来采访还不到一个星期，就该回家去了。而这两个星期的假，是他托人写了病假条，给编辑部主任撒了谎，好不容易才溜出来的。他不想让主任和同事们知道这件事情，是因为这是一次私活儿，约稿的是一家杂志社，有定金，千字一百元，外加一小笔差旅费。内容是关于这个县种植枸杞的情况。几年来，种植枸杞成了这个县农民致富的一个新路子，也成了县长的一个突出政绩，需要加强宣传。一来，为了增加影响，二来，为了引来经济效益。枸杞总得买出去。

波拉特好容易请上假，不巧县长外出开会，昨天中午才回来。这样，关于枸杞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，他就没有得到多少。县长本打算昨天先给他接风，今天再接受采访，可就出了这一档子事，他不得不回去。

他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像在县长的宴请上那样，是个人物！县长夸他会汉语、哈语、维语，还有俄语，在城里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人，有很多朋友，社交广，而且，文章写得漂亮，是一名作家，全国知名，获过大奖。此次前来本县，就待他金笔在握，几页挥洒，就把这个穷县多年来种植枸杞的艰难历程，和枸杞在县域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出去。

波拉特过去很少听到这样的恭维，心里虚得要死，就好像自己无意间错进了女洗手间，进退两难。也不知是谁把他给县长介绍成个样子，像真的似的。事实上，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一个牧人家的子弟，考上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出版社当一名小编辑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平日上班下班，又没有多少社会活动，也不认识几个人，没有几个朋友，能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但为了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他还是尽量使自己保持一种风范和气质，让人看起来，自己确实很像个样子。这样，他就总要站起来，说几句玩笑话，以使他矮小的个子在酒桌上显得高大一些。这种时候，他眼角的余光就看见了站在一边的女服务生，还有，坐在他身边的女科员莱莎。她们向他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。他心里更有一种微妙的感觉——并不是所有的男人，都可以引来这样的眼光。不管怎么说，文化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何况，他还是城里的文化人。因此，他个头再矮，在这些个小地方的女性们看来，还是高大的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就是那肚子大了点。但大家坚信，关于枸杞的稿子，这个人一定能写得很好。

然而，采访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他必须回家去了。

早晨3点55分，波拉特就被县税务局一辆准备进城办事的北京212车司机给叫醒了。司机起这么早，完全是为了他，这是县长特别交待的。这里距城里700公里，他必须赶在明天下午之前赶回家。

司机来叫他的时候，他昨夜的酒还没有醒。他睡眠惺忪地穿着衣服，想不明白县长到底给自己喝的是接风酒，还是送行酒，抑或两

酒并喝，而他的个头就那么一点，喝了那么些个酒，好像一个不大的皮桶里，灌满了坏水，怎么提着走，都不是个事儿。

结果，上了车，他就歪在车座上，一路酣声睡到城里，已经是中午12点。路上，司机曾叫他吃饭，可叫不醒，就自己去吃了，然后继续上路。闹得司机一直有一种负罪感。

到了城里，看着灰头土脸的街景在眼睛晃过，他酒醒了一半儿，说，先不要把我拉到家里去，我要去单位拿自行车。在城里，我只能靠它。司机问，为什么不坐公交车？他说，不坐，车票贵。司机又说，嗨，买个月票不就得了吗？他说，公交车月票已经涨价了，30块钱呐！几年前……还3块呢！司机就想，这个人在城里工作，又是作家，怎么会连30块钱的月票都不愿买呢？这么想着，就把波拉特拉到单位去了。待把车从车棚里拉出来，他还想让司机连车带人一并把他送家去，他实在难受，可车后备箱里装了些枸杞罐头和酒，其中还有他的几箱，车放不下，司机就只好抱歉地离去了，留下波拉特一个人骂骂咧咧把自己的枸杞酒放在车后座上，说下次见到县长，一定要把这个人告一下，好事没做到家，不懂道理嘛！但，人家就是没有做到家，他又能拿人家怎么办？上了自行车后，像走钢丝那样往家走。

走上往日的十字路口，波拉特突然被一阵“噼噼啪啪”地鞭炮声吸引。举目望去，马路对面，一堵三层楼高的蓝色玻璃墙从上贯下，墙上还挂了一串金色的汉字，太平洋大酒店。他一时没有反映过来，疑心自己是不是喝过了酒，走错了路。以前，没有见过这么个楼呀。他就站了一会儿，看见红山，还看见河滩路，没有错，这就是回家的路。那么再仔细看看、想想！没有错，那是以前那个三层高的五金杂货店，土木结构的，是过去苏联专家设计的。前些日子，这楼每天蒙着塑料布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

波拉特用脚尖顶住地面，扶着车子站了一会儿，看见几个身穿蓝色旗袍的小姐站在大门前，红色的锦带勾勒出她们结实、丰满的

胸脯，身边放着纸做的花篮，鞭炮还在响，蓝云腾腾。看着这情景，他心里就腾起一股蓬勃的感觉，好像他家的店开张了一样。他出去不到一个星期，他的稿子还没有写上一个字，可这昔日的破楼已经改了样子，像一位搔首弄姿的女人，倏然鹤立鸡群了。

波拉特的家是房产局的房子。这类房子，样式老，管理差，水电供应永远没有准数。波拉特结婚那天就曾领教过。那天，他和新婚的妻子是捧着蜡烛进洞房的。虽然偶然觉得有点浪漫，但那天的蜡烛，总好像给他一个暗示——今后的生活可能不会阳光灿烂。果然，这些年，他的生活实在不怎么样。多年来，他曾想努力换个房子，但是，出版社人满为患，人家早年拿了中级职称的人尚在排队等房，根本就轮不上他。他妻子莱莱在火电厂工作，那边倒是分过一套房子，可是太远，这些年，莱莱的单位效益越来越差，几乎破产，又没什么单位愿意合并，工人们就都回了家。好在，单位的领导关心他，为他在这里租了这房子，而且，房租单位付一半，他也就只好在房产局的房子住下去。

波拉特的家住一层。他在过道里放好了自选车，进了家门，不禁被一阵不大体面的气味熏得皱了一下鼻子。他的第一反映：可能又是下水道出毛病了。这些房子年久失修，有一年夏天下雨，他家的下水道突然翻上秽物来，他一气之下，就跑到附近一家建筑工地，要了一盆水泥，拿回家里，倒进马桶里，总算“杜绝”了它的继续泛滥。但从此以后，他们上厕所就要到公共厕所那边去了。这事儿，房产局不知道，否则他会受到罚款。

他进了屋，查看了一下，毛病不像在洗手间。屋里电视开着，放的是动画片《丁丁历险记》。突然听得小儿子叫“爸爸”，却不见儿子的身影。波拉特就像一条狗一样嗅了嗅那气味的发源地，原来是在茶几后边。三岁的儿子正坐在电视柜前边的小痰盂上。一周不见儿子，儿子并没有表现出见到爸爸的高兴劲，倒是理所当然地把小屁

股向他一举，波拉特就骂了一句：“呸特！”就一把拿起痰盂，往外走。儿子叫说，先擦小屁股，波拉特不听，手里提着痰盂在过道里，找垃圾桶。可垃圾桶不知放哪儿去了，儿子又在屋里叫，就先放在过道里，再看看邻居家是不是有人注意到了。这事毕竟不大体面。见没有人，忙进屋去。儿子还在叫。波拉特刚回家，一时又找不到卫生纸，就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给儿子把小屁股擦了。可擦完了，竟突然意识到是一张不该擦的纸，因为那上面记着县里那个女科员的姓名、地址和办公室的电话，而且是她亲手写的，留着女孩子的手上的余香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把纸扔到痰盂里去，回来帮儿子提了裤子，问：

“家里没有人吗？”

儿子不回答，还看动画片。

波拉特推了他一把。

儿子还是没有反应。

一会儿，他的侄女玛依拉提着垃圾桶回来了。她是去年才来的自费生，农村人，入校近半年来，几乎没有出过学校的门，偶尔到他家来一趟。一见他回来，这姑娘的脸上顿时显出了一付苦相：

“您终于回来了，嫂子差点没有死……”说着就要泪湿。

“现在……她人好吗？”

“好什么？剖腹产……6个小时不能喝水，不能抬头……还在医院躺着呢。”

波拉特心中突然有一种负罪感，内疚得要死，莱莱居然动手术了，受那么大委屈，可他不在身边，就说“那……我就去……就去……”说着手忙脚乱地摸口袋里的车钥匙，开了门冲出去。还没有上车，玛依拉从后边追出来，拿着暖瓶、脸盆、毛巾，示意他带上。

波拉特说：“这水瓶，骑车人怎么拿得了？”说着，架了脸盆，上了自行车，走了。

那姑娘还是在后边喊道：“晚上早点回来，我要回学校，老师要点名。”

波拉特也没想自己听清了没有，只顾点了头往前走，又听那姑娘在身后喊：“忘了告诉您……是个男孩子。是我先给你报的喜，一定别忘了赏赐……”波拉特就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姑娘，看见姑娘脸上有笑意，忽觉得那酒劲好像清醒了一点。然后，就又骑了自行车往前走。

这是城里一所老医院，夏天的时候，黄色建筑映在绿树丛里，像俄罗斯领事馆一样，充满怀旧的气氛。但到了冬天，树梢光了，地上看不到凋零的枯叶，院子落着脏兮兮的雪，安安静静地，好像这个世界的人都走光了，但走进过道里，却能感觉到人气与暖气融在一起的气味，让人有点要窒息的感觉。

6

波拉特下了车子，看了看病区示意图，找到了妇产科的字样和箭头，然后沿路找到了病房。他妻子住在二楼。一上楼梯，他就听到右边的产房那边传来一阵一阵女人的惨叫声。那是产房，里边好像有女人在阵痛。波拉特看见产房门口围着一些人。他们族别不同，但都在这里期待小生命的诞生，只是，他们的表情看上去都有些麻木。说来也是，生孩子是女人的事，而且又算不得病，所以，再大的痛苦，也只是女人自己的事，别人，也就那么回事。

波拉特走进过道里，在几间病房的小窗户上往里瞧，看他媳妇是不是在里边。刚才手忙脚乱中，玛依拉忘了告诉他妻子住几号床。他找了几个小间病房，但住在里边的人说那是计划生育病房，没有生孩子的女人住。于是，波拉特就想到找大病房。过道里有一些加床，上边躺着生过孩子的女人，身体松散着，好像很胖很胖的样子，好像他的莱莱。波拉特就继续往前走，终于在一间住着十个病人的大房间里找到了自己的莱莱。

他推开了门，一股温热、浓稠、发酸、发腻的味道夹杂着来苏水

味儿和暖气的热浪,向他扑面而来。他的妻子平平地躺在4号床上,眼睛紧闭着。床边坐着一个女人,是莱莱的舅妈——一个清高、目中无人的女子。她人已经四十多岁了,但仍很漂亮,嘴唇红润潮湿,一双软而富有弹性的手上戴了四个宝石戒指,脑后盘了一个高高的发髻,身穿一套纯毛紫罗蓝套裙和白色的坡跟软皮皮靴。人说,女人一生有两个黄金岁月。一是二十出头——黄花闺女;二是四五十岁,生育期过后,孩子们长大了,生理、心理成熟了,又重返黄金岁月了。如果是这样,莱莱的舅妈应该是第二黄金期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

看见波拉特,舅妈把她那成熟女性的目光投向他。但是,波拉特却从她的目光里捕捉到了一丝嘲弄,看得他心里有些发虚。果然就听舅妈说:

“你真有福气,孩子!”

不用说,舅妈的意思是你老婆生孩子,别人受苦受累,你却逍遥在外,看景、看山又看水,回来还抱一个现成的孩子。好福气!

波拉特就说:“是的,是的,舅妈,多亏了有您在,多亏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……”

舅妈听出他话里的意思,就很世故地改口说:

“哦……我是说,又是一个拴马的。你的小阿尔沁有弟弟了。”

波拉特听着舅妈的话,眼睛却看见输液瓶里的液体,从针头流进莱莱的体内,又从另一根管子沿她的腿下流到床下的一个袋子里。波拉特心里不禁升起一股怜悯,又感到十分滑稽。人多像个破机器,坏了,流进去的水,还得倒出来。

舅妈说:“可怜的孩子,她这一次是胎盘前置。第一个孩子生得轻松,可第二个却要剖腹,听起来都让人笑话。难道,现在的人,真的不如从前的人能经受折腾。”

波拉特虽然觉得舅妈跟自己这个做女婿的人,说这些有点失分寸,但还是礼貌地附和说:

“是的，现在的人是有些娇气，而且，连时间也总是搞错，提前这么多天生……”

舅妈说：“其实，一点也不奇怪，还不都是你家的家务太多，都让她一个人干了，而且，你的狐朋狗友也多，整天在家喝酒。”

波拉特说：“可，那都是以前的事，而且，这个星期，我不在家……”

舅妈脸就沉下来：“说你还是个孩子呢！女人累，难道是一两个星期累出来的？”

一句话把波拉特堵得没了话，这又使他感到自己对莱莱实在有些不周到。

舅妈又说：“昨天夜里，莱莱差点儿没有死掉，都上产钳了，可她的胎位很高，胎心降到了40，手术室电梯又坏了，上手术室，抬上抬下，一个男人也没有，害得玛依拉一个人在楼里跑来跑去，多险哪！这些话……按理说不该我来说，可不说，你们这些孩子又不懂个深浅……”

舅妈说话有些激动，吵醒了莱莱，莱莱以为他们在吵架，脸上露出了难色。舅妈就不再说些什么，只说，“莱莱，你的丈夫回来了，有人照顾你，我身体又不好，还在吃中药，你好好躺着，不要动，我回家了。”然后，穿了衣服就走了。

波拉特把舅妈送到病房门口，但没有出走廊，就缩回来，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他不想跟她多呆哪怕只有一分钟。因为这个女人总是让到自己过得很累，听她的每一句话，他都感到累。从他和莱莱结婚那天起，这女人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教育。

送走了舅妈，波拉特回到莱莱的身边。莱莱的眼睛微睁着，见到他，轻轻地咳了两下，好像撒娇那样。麻药已经过了，她开始感到疼痛难忍。手术前，医生建议她用镇痛棒，大概四五百元，可是莱莱没

有要，她和丈夫收入不高，她又没有工作，而且镇痛棒是自费药，她就拒绝了。舅妈曾说，这样也好，免得药里有毒，伤大脑。这会儿，见到丈夫在身边，那疼痛感就剧烈起来。也难怪，顺产的女人，痛在前，剖腹产的女人，痛在后，是不争的事实。有体验的女人，自知个中深浅。她想动，但动不了。过去，她常看中医药知识，中医说，人身体是有经络的，她不相信。可，这会儿感觉到了。人体确实有经络之网，一处断了殃及全身，像身上挂满了刀子。

“还难受吗？”波拉特说。

“……”

她嗓子眼儿里有点发紧，然后疼痛与委屈一并涌上喉头，就哭出泪来。

波拉特闻到从她干裂的嘴唇里喷出来的气息，有点让他难以受用。他有点感慨，一个好端端的女人，一个好像总是在散发香气的女人，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怀胎八个月，脸大了，嘴唇厚了，头发成了一堆枯草，脸上还有孕斑，身体松垮垮地堆在病床上……她，此刻，除了是一个活物，还应该是什么呢？波拉特这样下意识地想着，突然为自己是个男人而感到有些幸运。他心里有种莫名其妙的快感。只是，他还是有点同情女人，他觉得她们真的不容易，因为人是那么的脆弱。如果，让时光倒退七八年，他会不会看上这样的女人，实在难说。

可他还是说：“忍着点儿，会过去的。大家都一样。”

这话听起来有点双关。除了字面的意思，他大概还在说，你忍，我也得忍，因为，我也跟你一起在经受磨难。我的生活乱了，我的稿子也写不成了。但他很快又意识到自己在这种时候，说这种话，有点不讲情理，忙说：

“我教给你一个消除紧张的好办法。你就想自己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上走，头顶上是蓝天与太阳，你在蓝天下向太阳走……什么也别想。这是我在编辑文章的时候，读到过的，叫心里自我

暗示。”

莱莱说：“还蓝天呢……你知道，我现在在哪里吗……”

波拉特说：“是地狱？”

莱莱就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！”

正说着，突然进来一名女护士，朝他们大声嚷道：

“4床！放屁了没有？”

波拉特一开始没有在意，那护士就又问了一句。莱莱说，在问我们呢。波拉特就突然被这超乎常理的提问感到一阵强烈的不满，自尊心受了猛然一击。他想骂那护士，但自己是男人，不能有失分寸。于是，他就看了一眼莱莱，莱莱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意思是还没有。波拉特就照本宣科地也跟着摇了摇头，因为他实在不想回答这样无礼的提问。就见那护士脸上露出了不悦，又说：

“一定要放屁哟？还有尿接了几袋子啦？”

波拉特又无从回答，那护士让他感到粗俗和恶心。于是，他又转向了莱莱，莱莱依旧摇头。倒是旁边5床一个农民的妻子说，莱莱已经接了三袋小便了。

那护士就在纸上写了些什么，又说：

“准生证和户口本拿来没有？”

波拉特没有说话。

护士就说：“你这人是她的什么人，怎么一问三不知？快，回去拿去，要么不给开出出生证和出院证，啊？！”

还没有等波拉特把护士的话完全反应过来，护士已经用脚尖勾了门板，并关上门，在楼道里消失了。波拉特就理亏地叹了口气，好像自己犯了很多错误。是的，过错，都是他的，如果，他不跟这个女人结婚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场景，如果，他不去出差，梦想着挣那几个小钱，也不会被舅妈和护士像教训孩子一样指责过来，指责过去。出生证还没有拿来，也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孩子都出生了，还没有出生

证,而出生证明明在家,在柜子里放着。有理的事,说不清楚,最让人感到窝火。不过,他想,反正,此时此刻,他是拿不来的。他家里又不像他的主任家那样有电话,可以吩咐玛依拉把出生证拿来。没有电话,是他最不愿想的一件事。如今电话都是有身份的人装的,他这种小科员,再过五年也不一定装得起。打的去吧,车费太贵,一起步就10块钱,他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,还打的?这样,他又想,反正孩子已经出生,今天拿和明天拿一样。医生总不能因为没有证明把孩子再放进他妈的肚子里去。于是,他就低下了头,开始研究那个排尿的管子 and 袋子。因为,那里有他的责任。他不想护士再来的时候,又一问三不知。

莱莱说:“你的事,办得怎么样了?”

波拉特说:“还行!马马虎虎。只搞了一半儿,县长一直不在,没有得到太多的材料,但人家对这件事寄予希望……”

他的话说得有头,没有尾,莱莱没有太听懂都说了些什么,就自责地说:“……都是真主的安排……我也不知道怎么了……孩子就来了……”

波拉特说:“好啦!好啦!你总不能把孩子放回去……”

莱莱又说:“其实,咱不要那几个小钱,也能过日子的……”

波拉特看了看妻子,有些感动,就说:“行啊!只要你想得开,就行!”

莱莱就再不说话了。

其实,波拉特心里明白得很,这哪是几个小钱的事?那钱虽小,但对他们这样的人家,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。而且,写这种软文,不是什么人都能摊得上的。出版社那么多编辑、记者,有门路的,一年写一本书,稿费可以买几台平板电视机。没有门路的,不过是采什么编什么,拿了工资,其他什么也没有。眼看着,现在许多人把办割礼、过生日之类的事,都搬到了酒店里,体体面面,而他们俩给儿

子过个生日还要算计半年。钱对他这样的普通人来说,太具体了。起码,他和莱莱应该过得像人一样。

他在出版社当文字编辑,过去,一年编一两本书,也不是难事。因为,那都是出版社计划内的书,只要他拿到东西,认真编发就是。可这些年,财政取消了对出版社的全额拨款,变成差额拨款,这就意味着出版社在一定程度得自己养活自己。去年,他所在的编辑室跟出版局申请了一个内部刊号,编辑出版一本《经济快讯》,工作节奏一下比过去紧张起来。只是,办一份快讯好像并不那么好办,信息的来源和去向与钱这个东西联在一起,好像都不是当领导的做一两个决定就能奏效的。事实证明,一年下来,快讯没有快,反倒成慢讯了。汉文刊物一个月前发过的东西,翻译成民文,再印刷发行,就慢了一个月的拍子。况且,他们这档子编辑都不是专业出身,很难玩到点子上去。不过,这半年下来,像他这样的普通编辑倒是接触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生活,可以跟一些政府部门打打交道,也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。比如,写软文。他也因此而明白了,现如今那些所谓的文化人是怎么挣钱的。当然,这在给他带来了可能的同时,也带来了些压力。钱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挣的。他必须为此东跑西颠,必须学会给人说好话。眼看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,他的妻子莱莱也一再要求他走走门路,给她找个固定的工作。两个人都有点收入,哪怕是死工资,也是好事啊。谁不想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体面一点?但,这都要花钱。

此次枸杞之行,是波拉特面对新生活的一个小尝试。其实,此前,他并没有写过多少东西。为评职称,他曾在报纸上发过几篇小东西,那还是东拼西凑或请人帮着写的。这一次出去,请的病假,拿着医生的假条,心里虚着,跑七百公里去写那个他生活中并不需要的枸杞,就是为了挣几个小钱。你想,一万字的东西,外加差旅费一千多块,不是小钱啊。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?七八百块!这是他的

机会。这都仰仗他有一个同乡，曾帮他办过一个作协会员证。而那个同乡又是那家杂志的副总，和那个产枸杞的县签过合同，要出一本关于县经济宣传的小书，条件是要写成文学作品。就有了他这个机会。

这些年，波拉特想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钱，他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他知道，傍着出版社这样一个事业单位，饿死是不会的，但生活质量要好一点，那就难说了。比如，他把自己从那个破房子里搬出去，想把家里的那台电视机换掉，最差也得给他老婆买一条像样的金链子，或一件波兰水獭皮领大衣。他的很多朋友都给老婆买了这些东西。他知道，其实他们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。这样想的多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自己这一辈子只要一个孩子就可以了。他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这使他的境界似乎要比他的同龄人要高一些。但是，莱莱是一个俗人，她必须让自己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得到她该得到的两个孩子。她知道，这是明摆着的事。人总是要老的，一个人老了，没有后代照顾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果将来，一个孩子要承担四个老人的扶养问题，岂不是有点太重了，所以，她要在她年轻的时候完成任务。至于，孩子们是否能够建康成长，那是真主的事。所以，他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他不打算要的孩子。

波拉特这么想孩子的时候，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睛，算是自责。毕竟，小孩子已经来到人间，而且是他自己的骨肉。然后，他突然打了一个嗝，一股酒气就从他嘴里喷出来，莱莱就皱了下眉头，问你吃饭了吗？波拉特说没有，只是觉得渴，想喝奶茶。莱莱就说看你这个人，连自己都不会照顾。走那么远的路，也不知道吃个饭。没有我你是活不了的。快回家去，让玛依拉给你弄点东西吃。波拉特说，我想看看我们的孩子。邻床的那个农村女人说，你看不到孩子，那些小孩子都在育婴室里，你老婆才生孩子，明天才能看得见。莱莱又说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那女人也说，吊针她帮着看，完了就叫护士。这样，波拉